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light blue, textured surface. In the center, there is a faint, darker blue silhouett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pagoda with multiple tiers, standing on a hill. Behind the pagoda, there are rolling hills or mountains, also rendered in shades of blue,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.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.

俯 仰 流 年

詹福瑞
—— 著

俯 仰 流 年

詹福瑞——著

Copyright © 2017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俯仰流年 / 詹福瑞著. — 北京 : 生活书店出版
有限公司, 2016.6

ISBN 978-7-80768-191-5

I . ①俯… II . ①詹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8905 号

图书策划 常绍民

责任编辑 郝建良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**生活书店** 出版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印张 11.375

字 数 221 千字 图 32 幅

印 数 0,001-6,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52612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目 录

第一辑

- 003 姥姥家
- 018 冬 暖
- 024 跟着父亲闯关东
- 036 家常菜
- 044 关帝庙
- 051 青龙河
- 059 村里的同伴
- 073 丁印校长
- 079 班主任
- 091 我的小学
- 095 与《三国演义》的缘分

099 疏淡了回家的念头

第二辑

109 北方之大儒

116 胡适的学生

123 一代学人的良知

131 著者不朽

137 先生不填表

142 禅边风月

149 学者归来

158 一封推荐信

164 国家图书馆的 310 室

173 落寞的纪念日

176 悼李离

184 雷公与三位女性

196 茶 缘

203 记红梅

214 一双扑闪闪的大眼睛

第三辑

221 贺年卡

231 吴公馆

239 与影子为邻

248 旺角书店

257 会稽山之夜

261 吉古阿机

269 杭州女子

275 《文学遗产》编辑们的印象

280 寻踪古代读书人（上）

290 寻踪古代读书人（下）

第四辑

303 人：大学永恒的主题

- 311 接轨乎？错位乎？
- 315 养士的气度
- 319 不能自持
- 324 魂儿的丢失
- 328 我们正忘掉自然
- 335 清雅与现代城市品格
- 341 传统文化的回归
- 351 活性的文化
- 354 国学就是经典之学

第

一

辑

姥姥家

冬 暖

跟着父亲闯关东

家常菜

关帝庙

青龙河

村里的同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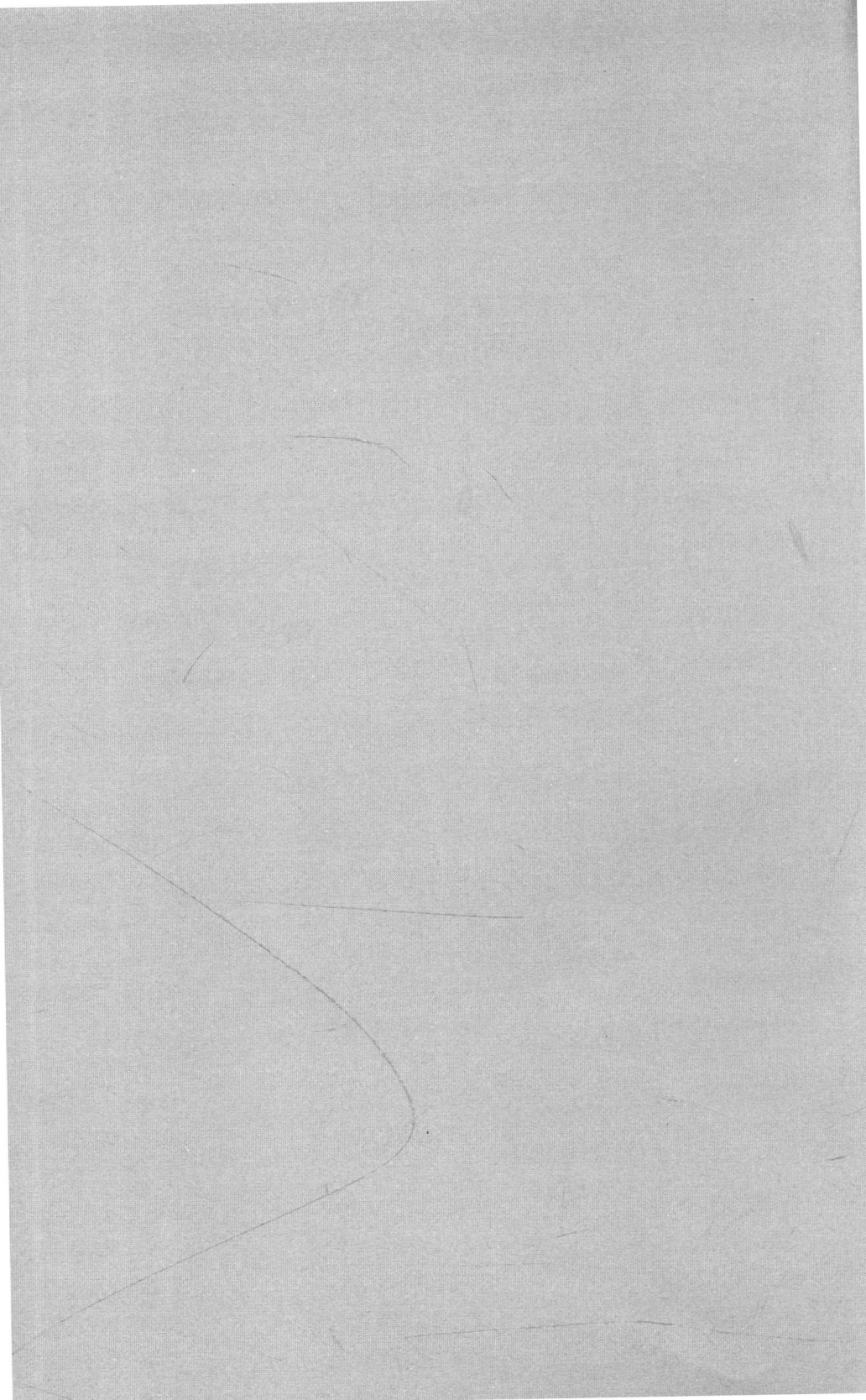
丁印校长

班主任

我的小学

与《三国演义》的缘分

疏淡了回家的念头



姥姥家

姥姥家的历史，就是母亲的口头史。母亲在世时常说娘家的事，久而久之，有了姥姥家房屋、院落，还有走来走去的姥爷、姥姥、舅舅和姨们。如今，故事中人都已故去，连讲故事的母亲都已离世十年，连缀起这些故事的碎片，如写一篇迟到的墓志铭，体会到日月如石头般坚硬，而人情却如文字般温暖。

杖子与旗人

南河沟冬枯夏水，勉强算青龙河的支流。沿南河沟上溯东行，过下烧锅、三合店，再南拐，不二里，就是姥姥家马杖子。

在青龙，很少称村为村，多呼村为庄，却又奇怪，这个庄那个庄，常以杖子为名。杖子就是篱笆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家少有石垒的院墙，围着房屋，用秫秸扎就杖子，就是一户一户的人家了。日子好些的，秫秸密密地竖排着，再从半腰拦上一道腰带，任是猫狗都难钻过。日子紧巴的，扎成花篱笆，夏天爬满豆秧，安全又耐看。小时想，庄名杖子，该就是由此而来的吧。

年岁稍长，心里有了些历史，知道这与顺治初年的圈地令有关。清人入关，大批满人随迁。他们要落地生根，就要有土地。顺治为此下圈地令，允许满人跑马占圈，于是有了杖子，即用杖子围起来的村庄。

康熙八年，康熙手谕户部，叫停满人圈地，却又允许拨古北口外的空地给旗人耕种。这旗人中就有马姓。满族马姓，为镶黄旗人，世居辽东马佳，因以为氏。也有人说，康熙间来青龙之马姓，属清代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。但没人考证姥姥家的马，是否就是康熙间迁来的旗人马。若果真如此，论起来姥姥家与曹雪芹当出于同一旗下，可惜未见姥姥家出了马雪芹。

时下名士有一癖，喜做孙子，称自己是某某的几代传人，某某状元、解元之后，其实都是鬼画魂儿，和阿Q一样，没意思得很。《启颜录》讲了一个服药的故事：后魏孝文帝时，诸王及贵臣多服五石散，皆称石发。也有非富贵者，亦云服石发热。有一人于市门前

卧，宛转称热，要人竞看，同伴怪之，报曰：“我石发。”同伴人曰：“君何时服石，今得石发？”曰：“我昨市米中有石，食之今发。”众人大笑。凡说祖上如何者，皆如此类。

姥姥家是否正白旗或镶白旗，与母亲无关。姥姥家自从在青龙扎了杖子后，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名气大的就是我妈，作为母亲，她老人家在子女的心中，是世上最伟大的人。其他人皆默默无闻，舅舅上过私塾，而表兄弟这一辈人，连个中学生都没出。

京城张三郎每酒酣耳热时，称我为天下第一眼，说与满人列祖列宗的画像还真有点像。临镜，眼对眼地瞄一下，小眼，鱼尾细长，却很难说就是姥姥家的遗传，母亲眼睛不能说小，父亲眼睛却不能说大。与满族有关，又无关。

老黄家

姥姥家过去是个好过的家主。母亲说，姥姥家发家和败家，都与黄鼠狼子连在一起，黄鼠狼子对姥姥家的态度，是姥姥家盛衰的征兆。当然母亲不直接叫它黄鼠狼子，而称老黄头。

姥姥家好过时，后院西厢房里住着一家子黄鼠狼。它们和家人一样，在院子里出出进进，少则一只两只，多则大的带着小的，成群结队，不怕人，不避人。院子里，黄鼠狼和鸡鸭猫狗一起走动，常见猫狗撵得鸡鸭上架，却从未见黄鼠狼动过鸡鸭的一根毫毛。

小时，母亲和二姨好奇，偷偷地钻进西厢房里看过，一条爬得溜溜光光的小路，隐于劈柴垛下，那就是它们的家了。谁知第二天，姥爷就把几个孩子叫到面前，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个穿黄衣服的老头儿，从后院走来，到了姥爷面前，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，说：“老马兄弟呀，我们一家借住在你们家，多有打扰啊，真得说谢谢了。不过呢，你还得嘱咐一下你家的孩子们，没啥事儿，就别来我们家了，我倒没啥，就怕吓坏了孩子们。”姥爷醒来，琢磨了半夜，突然想到来者是谁。就问：“这两天谁去后院的西厢房了？”二姨说：“我和妹妹头天去了。”姥爷说：“果不其然。”叮嘱孩子们，西厢房住着老黄头一家，谁也不要去打搅人家，让人家过安安生生的日子。

母亲懂得老黄头指的谁。姥姥告诉过孩子，老黄是家里的财神，自从来了这一家人，姥姥家日子就好起来。家里七八张嘴，下半升米，够吃；添几个人，还够吃。总是家里的什么东西总是出息。姥姥说，那就是老黄一家在保佑着呢。所以姥姥一家对老黄一家很是恭敬，逢年过节都要送些肉食。说来也怪，老黄一家从不动姥姥家的东西，但对送来的礼物却不客气，送来就收走。

算起来，姥姥家的衰败，是从老黄家搬走开始的。

土改前的两三年，时在腊月，转眼就要过年。那一年天下大雪，水缸冻得嘎巴嘎巴的。满人的规矩是干净。不管下多大的雪，前后

院都要扫干净。但是那一年却不然，扫了下，下了扫。有时实在来不及，就在院子中先扫出通道。后院自然是两条，一条通后院的正房，一条通后院西厢房。

有那么两天，姥爷突然感到家里冷清得出奇，十分纳闷。夜里就和姥姥叨咕。姥姥说：“我也觉得家里怎么这两天少了什么。”姥爷披着衣服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，突然翻身而起，拎着罩子灯去后厢房。不大工夫，回到屋里，顿足说：“出事了，老黄家搬了。”两人就沉默。良久，姥姥安慰说：“别把它当回事儿，也许还在里边，也许串串亲戚再回来。”姥爷一句话也没说。再过了三天，还没动静，姥爷搬开柴火垛，连个黄鼠狼的影儿也没见，只留下了一方肉。

就是这个腊月底，姥爷剥羊，感染了疫病，转年去世。

满人信萨满教。在萨满教里，黄鼠狼和蛇都是灵异之物。从民间信仰来看，姥爷家对黄鼠狼的崇信或与萨满教有关。然而我一直认为，姥爷家的老黄头，应是真实故事，与民间信仰无关。

母亲说，后厢房一家，就是姥爷的财气。姥爷在，它在；姥爷要走了，财气先行了。母亲的话，我信。信的是姥爷和母亲他们那一代人关于命运的理解。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自然就会相信外力，尤其是神秘的力量。仔细想来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姥爷和舅舅

老语话，过日子过的是人。姥姥家过的是姥爷。

母亲说，姥爷是个立马横刀的汉子。不仅在家里，就是在十里八村，也是个说话算话的主儿。姥姥家为富裕中农，是有地的主儿。雇有长工、短工，但春种秋收，姥爷都是要和雇工一起扶犁收割的。他也从来不吝惜自家的东西，左邻右舍谁家有事，出力出物，姥爷不皱眉头。哥哥见过姥爷，说看到舅舅就看到了姥爷。我想象应该是如此模样：细长眼，眼睑有点儿宽；挺鼻梁，稍显鹰钩；阔嘴，长下巴，很坚毅的那种；近一米八的个头，但不魁梧。这些自然是我对舅舅的记忆。

舅舅与姥爷外形虽相像，性格却迥异。姥爷极刚毅，感染痼病，痛极，大汗淋漓，咬破被头，却连哼都不哼一声。姥姥叫姥爷吸点儿烟土，缓解伤痛，却被姥爷狠狠地瞪了一眼。

舅舅柔弱内敛，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，从不高声，却有老主意。听母亲说，舅舅没少被姥爷罚跪过。舅舅上过私塾，可背四书，在庄里是稀罕物，却不是过日子人。年纪轻轻，就泡在赌场，罚跪多因为此。但是不管姥爷如何规矩他，甚至怒而鞭之，至死姥爷也没有扳过舅舅。母亲和舅舅关系很好，从不说舅舅的不是，但从母亲讲的故事里，我还是听出了话外音：舅舅是败家子。果然，姥爷去世后，没有两年，舅舅就把家产输了近半。

不过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。舅舅不能守成过日子，可有文化，有想法。不知在哪一年，舅舅加入了共产党，是地下党员，任何人都不知道家里藏着个共产党。土改时，舅舅从地下转为地上，姥姥家沾了舅舅两个光，赌钱输掉土地和地下党的光，定为富裕中农。虽然是团结的对象，不是依靠的对象，但是因此也就不像地主富农那样挨批挨斗、提心吊胆，能过比较平安的日子。有句话常常挂在舅舅的嘴上：命不是挣来的，是遇上的。姥爷一辈子挣命，家大业大，谁知一个偶然就失了命，抛下了偌大的家业。舅舅什么也不争，波澜不惊地度过平安一生。母亲说起这对父子，常常感慨命运的捉弄人。

舅舅叫马俊。土改后，家道衰落，舅舅从此金盆洗手，不再进赌场。舅舅一辈子与世无争，越老越是如此。对姥姥极孝，姥姥晚年失明，穿衣吃饭，从来都是舅舅侍候。我记忆中的舅舅，已年过六十，背有些驼。话不是很多，总是笑眯眯的，和蔼可亲。我想，那也许是对孩子才如此吧。但庄里人说，没有比那个老头更脾气好的了。

老年的舅舅还有一个印象，爱哭。哥说，那是他心脑血管硬化的结果，得心脑血管病的人，就爱激动。那自然是医生的解释。我想，舅舅一辈子，有许多需要解释的事。小时读私塾，是否有过科举的梦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有两件事，颇耐人寻味。他是以何种

心理人的地下党？又是为何沉醉赌场，朝生暮死？为何又突然金盆洗手，浪子回头？对这些事，舅舅从来讳莫如深。他也许想把握自己的命运，甚至试图改变外界，但他遇到的这个世界，那么诡谲，甚至神秘莫测，充满偶然和变数，一切努力也许皆为徒然。我想，舅舅心里一定有诸多不平，因此晚年颇多感慨。

舅舅育有三男两女。大表兄和二表兄都不善言辞，性格像舅舅。只有三表兄爱说，说起话来唾沫横飞，家里人不太喜欢。但是只有三表兄最懂礼数，逢年过节总是来看母亲。“只要老姑在一天，我就来看老姑。”每次来，三表兄总是如是说。母亲就笑说：“还是老侄子有孝心。”三表兄走后，母亲说，那两个也知道孝敬我，不过他们日子过得艰难，咱们不挑他们哥们。

二表姐未嫁前，常来家里，母亲强留，也会住一晚再走。能说道有点儿像三表兄。一来，就拉住母亲的手唠家常，极亲热，母亲很喜欢这个侄女。二表姐虽长我一两岁，却像个大姐姐，后来嫁到远方，从此再没见到。大表姐住在邻庄，又因儿子与我是同学，去过家里几次，很大的院子，临山而居。每到春天，山边的杏花、桃花和梨花，次第开放，几间瓦房，掩映在花中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
大姨二姨

母亲姊妹三人，她最小。大姨嫁岭下许家，二姨嫁于杖子于家。